

談論元結構和引介策略： 從客語非典處置「將」字句談起*

鍾叡逸**

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

摘 要

本文討論臺灣四縣客家話兩類「將」字句——典型處置式以及非典處置式，並和國語相互參照，探討論元結構和論元引介策略。本文利用製圖理論 (cartographic approach; Rizzi 1997; Cinque 1999)，為「將」字句繪製一幅地貌圖 (topography)，清晰呈現「將」運用了兩類論元引介模式，不僅能透過輕動詞結構 (vP; Huang 1997; Lin 2001)，體現常規論元；同時能利用施用結構 (ApplP; Pylkkänen 2002; McGinnis 2005)，引介非典論元，擴充固有論元結構。「將」字句一系列的不對稱現象反映了句法層次、語義詮釋緊密的對應關係。本文以客家話非典處置式為研究起點、比較語法為研究方法，考察語言如何靈活運用引介策略，成就論元結構繁中有序的語法語義互動。

關鍵詞：論元結構，非典處置式，施用結構，製圖理論，比較語法

* 本文感謝蔡維天教授、楊中玉教授，以及匿名審查專家指正並給予寶貴意見，尤其匿審專家提問也敦促本文論述更為清晰，啟發更詳細論證。也感謝發音人大力協助使本文調查得以順利完成。本文寫作期間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(16CYY041/K1816001)、廈門大學科研啟動計畫 (ZK1016) 資助，在此一併致謝。文中缺漏概由作者負責。

**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：yi0918@gmail.com

一、前言

國語的「把」字句是語言學界廣為討論的議題，早自趙元任 (Chao 1968)、朱德熙 (1982) 以及 Li & Thompson (1981) 等以來，「把」本身的語法性質、「把」字賓語的詮釋和選擇限制都是考察重點，更引發後續一系列研究，進一步對於「把」語法、語用等議題提出論證剖析 (陶紅印、張伯江 2000；張伯江 2001；沈家煊 2002 等)。「把」字句最典型的語法功能在於突顯受事者 (patient) 或者經驗者 (experiencer)，「把」字所標誌的賓語多為事件中處置對象，如 (1) 中「弟弟」以及「張三」都由「把」來標誌，分別為罵哭事件的受事者，和醉酒事件的經驗者。因此，文獻中稱「把」字句為「處置」結構。無獨有偶地，利用「把」構成處置結構的語言還有臺灣四縣客家話，如例 (2)：¹

- (1) a. 張三把弟弟罵哭了。 【國語】
 b. 這瓶酒把張三醉倒了。
- (2) a. 阿明把弟弟罵噉矣。(阿明把弟弟罵哭了。) 【四縣客家話】
 b. 阿明將弟弟罵噉矣。(阿明把弟弟罵哭了。)

其次由例 (2) 可見，「把」(*ba*) 字句並不是客家話唯一的處置結構，還可以用「將」(*jiong*) 來建構，受事者「弟弟」可以用「把」標誌，也可以用「將」，「把」字句 (*ba* construal)、 「將」字句 (*jiong* construal) 對轉，成為第一項四縣客家話處置式特色。

此外，「把」賓語類型也是另一項研究重心。國語運用「把」突顯一般句中的受事者、經驗者，如 (3)，甚至還可以透過「把」加入原本放不進一般句中的受事賓語，如 (4)。不過，朱德熙 (1982) 特別指出，(4) 這類例子必須存在明顯的領屬關係，意即「皮兒」之於「蘋果」是部分和全體的領屬關係。相對之下，(5b)「李四」和「全壘打」沒有這層領屬關係，於是用「把」仍是不合語法。Huang, Li &

¹ 臺灣有五支客家方言，四縣、海陸、大埔、饒平、詔安，四縣客家話和海陸客家話為使用人口最多的兩支，四縣客家話主要分布於臺灣南部，更多資料請參看鍾榮富 (2001)、古國順等 (2005)、徐正光 (2007)。

Li (2009) 主張區分出上述三類賓語如 (6)，來解釋三者的句法特性：有一般對應句的「把」字賓語為「內賓語」(inner object)，放不回一般對應句的為「外賓語」(outer object)，而「李四」這類和整個「擊出全壘打」事件相關的賓語，則稱為「最外賓語」(outermost object)，對比前兩類賓語，最外賓語無法成為國語「把」字賓語。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(3) a. 張三吃了橘子。 | b. 張三把橘子吃了。 |
| (4) a. *張三去了蘋果皮。 | b. 張三把蘋果去了皮兒。 |
| (5) a. 張三把蘋果去了皮兒。 | b. *張三把李四擊出一支全壘打。 |
| (6) a. 張三把橘子吃了。 | [內賓語] |
| b. 張三把蘋果去了皮兒。 | [外賓語] |
| c. *張三把李四擊出一支全壘打。 | [最外賓語] |

對比國語「把」賓語限制，客家話處置式有兩項值得注意的特色：一、「把」似乎更加受限，無法帶上外賓語，反倒需要用「將」才行，造成如 (7) 之對比。二、「將」不但可以帶上外賓語，還能帶上最外賓語，如 (8) 中「阿興」和「全壘打」不存在領屬關係，是個最外賓語，句子仍可說。換言之，客家話處置式不僅有兩套表達句式，「把」或是「將」，並且若是用「將」來建構處置結構，賓語選擇比國語「把」廣泛。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(7) a. *阿明把桔子剝矣皮。(阿明把橘子剝了皮。) | 【客家話】 |
| b. 阿明將桔子剝矣皮。(阿明把橘子剝了皮。) | |
| (8) a. 阿明將桔子剝矣皮。(阿明把橘子剝了皮。) | |
| b. 阿明將阿興拈矣一支全壘打。(阿明擊出了阿興一支全壘打。) | |

本文基於客家話和國語對比，探討客家話處置結構語法現象，釐清「將」和「把」字句不對稱現象的原因，發現兩者間的對比反映了「把」和「將」的語法功能，後者有更廣的使用範疇。同時，本文從比較語法角度著眼，考察國語「把」和客家話「將」在賓語選擇上的限制，詳加研究語言如何處理論元結構。位在賓語位置的論元，是否必須是典型論元 (canonical argument)，或者能夠容許非典論元 (extra argument)？本文第二節先簡要介紹客家話處置式語言現象和相關分析，第三

節透過客觀句法測試，分析客語這類特殊的「將」字句，討論其語義解讀，釐清這類句式的語法特性，並且和國語「把」字句比較。最終奠基於製圖理論 (cartographic approach; Rizzi 1997, 2004; Cinque 1999, 2006)，提出處置結構的結構地貌圖 (topography)，探究論元引介策略，呈現出句法分布和語義詮釋緊密的對應關係。第四節考察客語「將」字句和國語「把」字句的共通語義特點——蒙受義 (affectedness)，特別是客家話處置「將」字句和蒙受「將」字句分別代表兩類不同層次的蒙受義。此外落實比較語法研究，探討國語、客家話，以及臺灣閩南語在處置結構上的異同，包含賓語選擇和論元分布，觀察語言如何操作不同的句法策略處理論元結構。² 最後總結本文分析並提出檢討。

二、客家話處置式簡介

客家話因各次方言不同，構成處置句式的標記也隨之相異，例如在海陸客家話用「分」(*bun*)、「搵」(*lau*)，四縣客家話則用「將」和「把」(Lin 1990; Lai 2001; Tsao and Chang 2010)。其中，海陸客家話的「搵」是著名的多功能詞 (Lin 1990; Lai 2003a, 2003b, 2004; Huang and Yeh 2012 等)。「搵」原意為「混合、伴同」如 (9)，逐漸發展出各種豐富的語法功能如 (10)，分別標誌伴同者 (committee) (10a)、目的 (goal)(10b)、來源 (source)(10c) 以及受事者 (10d)：

- (9) 食鹽搵粥。(伴著鹽吃粥。)
- (10) a. 阿明搵吾去新竹。(阿明跟我去新竹。)
- b. 阿明搵吾寫一封信。(阿明給我寫一封信。)

² 對比語言取材考量：國語部分，本文以語法功能為主要考量，故而選用「把」字句，而非「將」字句。「將」在漢語的確有處置用法，如例 (i)。然而，「將」字句在國語裡已進一步語法化，限於書面語、形式用法，如 (ii)。相較之下，客語「將」仍屬於高頻率使用詞彙，因此選擇國語「把」作為對照組。閩南語部分，本文選擇與 *ka* 字處置結構對比，*ka* 寫成漢字為「共」。請參看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(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_new/index.html)。閩南語「將」的用法，會在第四節詳加討論。

- (i) a. 寶釵將「稻香老農」之上補了一個「鳳」字。(《紅樓夢》)
- b. 兩個公人自去炕上睡了。把一條鐵索將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，聲喚到四更。(《水滸傳》)
- (ii) a. 將這個磁碟機製成索引以供快速搜尋。
- b. 如果能夠將心比心，人與人之間就會多一些寬容和理解。

- c. 阿明搵吾借一支筆。(阿明向我借一支筆。)
- d. 阿明搵杯仔打爛哩。(阿明把杯子打碎了。)

「搵」的各項語法功能並非無中生有，而是通過語法化一步步演變而來 (Lai 2003a, 2003b)。首先演化出介詞用法的「與同」；再進一步發展出連詞「和」的用法，即 (10a)。此外，介詞的另一條發展路線則衍生出 (10b)、(10c) 目的和來源的用途；至於本文特別關切的「搵」處置用法，承續著目的、來源這條路徑擴展而出，「搵」所標誌的物件從伴同者擴充為如 (10d) 中的受事者，於是衍生出處置意義。

另一支大埔客家話的次方言，東勢客家話，則由「同」字句擔當海陸客家「搵」字句的語法功能。「同」動詞義是「伴同」，有別於海陸客「搵」，「同」另外能用作形容詞表「相同」，以及副詞用法「與同」。「同」所標誌的物件可能詮釋為伴同者 (11a)、來源 (11b)、對象 (11c)，甚至也可以是受事者 (11d)。

- (11) a. 阿英同佢老公去田肚。(阿英和她老公去田裡。)
- b. 佢俵子賭博盡同佢拿錢。(她兒子賭博常向他拿錢。)
- c. 佢買金同佢爸作生日。(他買金子給他爸爸過生日。)
- d. 山賊同佢搶淨淨。(山賊把他搶得一乾二淨。)

有趣的是，學者調查出部分「同」字句能夠用「將」字句替換，特別是在例 (12) 這類處置用法的情況下：「同」和「將」都能用來構成處置句式，標示受事者。四縣客家話也使用「同」，(11) 中四種用法都可以成立，從表示伴隨、與同，以至於處置。更有研究指出客家話擁有不只一種處置句式，而構成處置式的類型可以整理成 (13) 中三類 (Tsao and Chang 2010)。其中第三類是本文主要討論的句式，尤其我們在第一節已經觀察到「把」字處置式和「將」字處置式同中有異，所標誌的處事者種類寬嚴各異，提供考察處置式句法現象很好的切入點。

- (12) a. 請頭家同吾留下來，好嗎？(請老闆把我留下來，好嗎？)
- b. 請頭家將吾留下來，好嗎？(請老闆把我留下來，好嗎？)
- (13) a. 國語：將、把
- b. 閩南語：共 (ka)、將 (tsiong)

- c. 客語：(一) 把握動詞類：拿來 (na loi)、搭 (dab)、捉 (zog)
 (二) 與同動詞類：搵 (lau)、同 (tung)
 (三) 把 (ba)、將 (jiong)

此外，即使文獻中把「將」和「同」／「搵」都歸類在處置標記，我們卻注意到「將」和「同」／「搵」存在語言事實上的差別，需要分開討論才能符合語言表現。三者間差異至少反應在以下三方面：一、述語選擇，「將」不能搭配非作格述語如 (14)「跑」，「同」／「搵」則沒有這樣的問題。二、語義詮釋，「將」字句多為傳達負面受損、受害的意義，然而「同」／「搵」卻可能表達受惠、受益，比如例 (15) 表示受惠事件，受惠者只能使用「同」／「搵」來標記。三、賓語選擇，「將」字賓語可以是指人的受事者或經驗者 (16a)，也可以是指物的論旨 (theme)(17a)；「同」／「搵」較受限，賓語必須是指人的受事者或受惠者如 (16b, 17b)。這些差異顯示「將」不宜直接和「同」／「搵」畫上等號，也引發本文研究動機，釐清三者之間何以時而平行、時而對立。

- (14) a. *阿明竟然將吾走掉矣。(阿明居然把我跑掉了。)
 b. 阿明竟然同／搵吾走掉矣。(阿明居然給我跑掉了。)
 (15) a. *阿明將吾洗衣服。(阿明給我洗衣服。)
 b. 阿明同／搵吾洗衣服。(阿明給我洗衣服。)
 (16) a. 阿明將秀妹飲矣三罐酒。(阿明喝了秀妹三罐酒。)
 b. 阿明同／搵秀妹飲矣三罐酒。(阿明喝了秀妹三罐酒。)
 (17) a. 阿明將瓶子打爛矣。(阿明把瓶子打碎了。)
 b. *阿明同／搵瓶子打爛矣。(阿明把瓶子打碎了。)

本節介紹了幾類客家話的處置句式，並簡要回顧相關研究分析。同時我們也注意到「將」和其他幾類處置句式的差異，因此下一節將特別著重「將」字的句法特色和其句式分布。

三、兩類「將」字句：處置與蒙受

本節將詳細探討兩類「將」字句：首先釐清第二節所見客家話的內部差異，客

家話「把」和「將」賓語限制，為什麼「將」能有相對廣泛的賓語選擇？再者，透過一系列句法測試，確立「將」、「把」的語法功能；最終，描繪出相應的句法結構，進而解答為何有如上述「將」和「同」／「拷」之間的對比。

(一)文獻中的處置式句法

上一節透過文獻回顧簡要介紹客家話處置式的句式，發現客語構成處置式的功能詞語法功能非常豐富，正如同國語「把」一般。「把」字結構分析向來廣受各界討論，語法、語義、語用，甚至音韻等都有豐富的研究成果（董秀芳 1998；張伯江 2000, 2001；沈家煊 2002 等）。就句法層面來說，主要關切的問題包含：「把」的語法功能該看作介詞 (Li 1990, 2006)、助詞 (Koopman 1984；Goodall 1986 等)、動詞／輕動詞 (light verb；Huang 1982；Gu 1992 等) 甚至其他的語法功能詞？「把」字賓語的論旨角色 (thematic role) 該如何詮釋？看作受事者、經驗者、論旨，還是來源？本文重心不在於綜覽各家「把」字句分析，而是著眼於如何透過國語和客家話對比，不僅解釋「將」字句句法、語義的特殊現象，更以此作為比較語法基礎，探究處置結構中的賓語選擇，以及論元分布、論元結構等相關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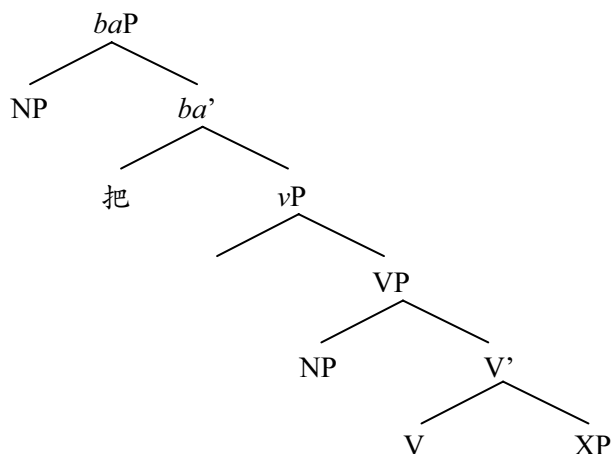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從賓語選擇來看，如第一節所觀察到，國語「把」的賓語「橘子」，有兩種可能類型：一、述語「吃」的典型賓語、內賓語，如 (18a)；二、和典型賓語具有領屬關係的外賓語如 (18b)，此時述語「剝」的典型賓語「皮」反倒留滯於原位。然而如朱德熙 (1982) 強調的，(18b) 這類「把」字句賓語和典型賓語必須存在明顯的領屬關係，若不符合這項條件如 (18c)，句子即不合語法。

- (18) a. 張三把橘子吃了。 【國語】
 b. 張三把橘子剝了皮。
 c. *王五把林一擊出了一支全壘打。

「把」字本身語法功能更加廣受討論 (Chao 1968；朱德熙 1982；范曉 2001；張伯江 2000 等)。其中，輕動詞一派主張「把」為具有顯性形式的輕動詞結構如 (19)，「把」位在輕動詞中心語位置。如此一來，「把」字句和一般句之間的差別便可歸結於輕動詞結構的體現方式，同時輕動詞的體現形式也決定動詞移位與否。試比較兩者句法運作如 (20)：若該中心語仍是隱性形式，動詞需要上移

賦予其語音形式；反之，若已透過「把」體現出來，則無需動詞移位，動詞就如表層所見，位在「把」字之後 (Huang, Li & Li 2009: 176-179)。

(19)



(20) a. 我把杯子拿給他。

[我 [vP 把 [vP [VP 杯子 [V 拿給他]]]]]

b. 我拿杯子給他。

[我 [vP 拿_{i-V} [vP [VP 杯子 [V <拿>_i 給他]]]]]

輕動詞分析能夠從副詞和「把」字句的互動得到驗證。副詞在直述句中只能出現在動詞組之前，如此一來副詞才不至於打斷動詞移位；「把」字句中卻有兩個位置，可以加接在動詞組層次，也可以加接在「把」字的投影層次，如 (21) 和 (22) 對比。同時，副詞互動現象也可驗證「把」字結構屬於輕動詞結構，有別於「被」字句包含運符運作 (operator movement; Sag and Pollard 1991)，否則副詞會引發阻擋效應，錯誤預測句子不合語法。³

³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客語「將」處置句式，下一節會進一步詳細討論、演示副詞的阻擋效應。

(21) a. 我小心地把杯子拿給他。

[我 [VP 小心地 [VP 把 [VP [VP 杯子[V 拿給他]]]]]]

b. 我把杯子小心地拿給他。

[我 [VP 把 [VP 杯子 [VP 小心地 [VP [V 拿給他]]]]]]

(Huang, Li & Li 2009: Ch5 (59))

(22) a. 我小心地拿杯子給他。

[我 [VP 小心地 [VP 拿_{i-V} [VP [VP 杯子[V <拿>_i 給他]]]]]]

b. *我拿杯子小心地給他。

[我 [VP 拿_{i-V} [VP 杯子 [VP 小心地 [VP [V 拿給他]]]]]]

至於兩類「把」字賓語的句法位置，內賓語由動詞直接選擇，位在動詞組補語位置 ([complement, VP])，而透過複雜述語如「剝皮」所帶出外賓語，則位在動詞組的指示語位置 ([specifier, VP])。如 (23) 示意，內賓語經過提升移位到動詞之前、「把」之後如 (23a)，而外賓語則沒有這種移位發生如 (23b)。因此，正如第一節所觀察的，只有帶內賓語的「把」字句才有對應的一般句式，外賓語則和「把」字短語互依互存，沒有「把」就無法直接說。

(23) a. [VP 主語 [VP 把 內賓語_i [VP [VP [V V <內賓語>_i...]]]]]

張三 把 橘子_i 吃了 <橘子>_i

b. [VP 主語 [VP 把 [VP [VP 外賓語 [V V 內賓語]]]]]

張三 把 橘子 剝了 皮

這麼一來，兩類「把」字賓語的句法結構清楚分成兩個層次，一為「V—賓語」即內賓語、一為「V'—賓語」即外賓語，「把」的賓語位在「把」所支配的動詞組之內。⁴ 至於第三類 (18c) 之所以接受度最低圖解如 (24)，最外賓語位在動詞組之外，無法當成「把」字賓語。⁵

(18c) *王五把林一擊出了一支全壘打。

(24) [_{VP} 主語 [_{VP} 把 最外賓語 [_{VP} [_V V 內賓語]]]]
 王五 把 林一 擊出了 一支全壘打

除了上述輕動詞一派視「把」為顯性語法功能詞，架構起後續句法結構，更有學者明確指出「把」即是顯性的「致使」功能詞 (CAUSE; Sybesma 1992; Lin 2001; 鄧思穎 2004, 2008 等)，位在中心語位置，再與動詞短語結合，而動詞短語的指示位置 (NP2)，則是所謂「把」字賓語。⁶ 「把」字句表達處置意涵，因此直接把「把」投影標記為 CAUSEP，其詳細結構圖和句法衍生如 (25)：NP1 位在 CAUSEP 主語位置，因此獲得致使者 (causer) 的語義角色。NP2、NP3 關乎於賓語移位，賓語從 NP3 上移到 NP2。中心語 CAUSE，可以是動詞通過中心語移位移入，或者由「把」來填入。前者構成一般無「把」句式，後者則為「把」字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此分析中，「把」為了滿足中心語 CAUSE 的語音要求，沒有額外語義貢獻，「把」字句和無「把」字句在語義詮釋並無差別 (Sybesma 1999)。⁷ 本分析意在連結「把」字句的語義特色和句法結構，達成句法和語義的對應關係。

⁴ 即邊框範圍之內。

⁵ 此處「林一」無法理解作複雜述語「擊出了一支全壘打」的外賓語，因為外賓語必須和複雜述語的內賓語有領屬關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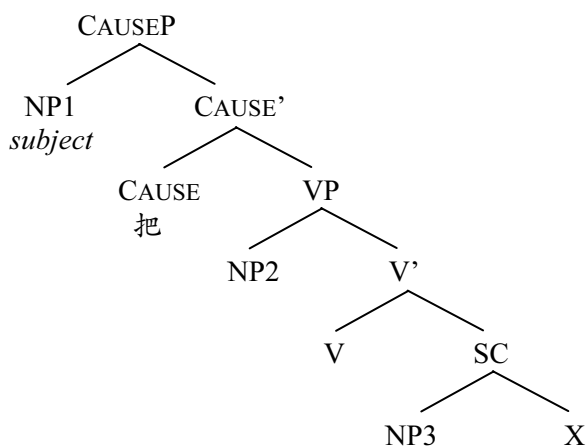
⁶ 本類輕動詞分析對比介詞分析討論重心在於，「把」字句和其賓語是否成為一個完整句法單位，得以移位成為主題，如下例 (ib) 所示：

- (i) a. 你先把這塊肉切切吧！
 b. [把這塊肉]，你先切切吧！
 c. 你把[這塊肉切切]，[那些菜洗洗]吧！

不過有其他學者發現，這種推論仍需細部修正，因如 (ic) 中的結構應該分析為 [把 [NP VP]] (Huang, Li & Li 2009)。

⁷ (25c)「打碎」為述補結構，於詞彙層次處理，述語「打」和結果補語「碎」組合完成。此過程不在句法運作 (25c') 表現。

(25) a.



b. 他把杯子打碎了。

c. 他打碎了杯子。

b'. [CAUSEP 他 [CAUSE' 把 [VP 杯子 [V 打 [SC <杯子> 碎了]]]]

c'. [CAUSEP 他 [CAUSE' 打 [VP 杯子 [V <打> [SC <杯子> 碎了]]]]

本著上述國語「把」字句分析啟發，若我們依照輕動詞的分析，客家話「將」相當於國語「把」，分析作顯性輕動詞，可以帶上內賓語和外賓語。然而，依照輕動詞理論預測，(26c)「將」帶上最外賓語應該會導致句子不合語法，明顯和語言事實不合。換言之，輕動詞理論並不能全面地解釋客家話「將」字句。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客家話「將」字句和國語「把」字句出現時而平行、時而對立，同中有異的對比？是因為理論出了問題，輕動詞分析解釋力不足，抑或是需要另作分析，(26c) 其實不是處置結構呢？都有待我們詳細審視。

- (26) a. 阿明將桌子擦淨矣。(阿明把桌子擦乾淨了。) [內賓語]
 b. 阿明將桔子剝矣皮。(阿明把橘子剝了皮。) [外賓語]
 c. 阿明將阿興飲矣三罐酒。(阿明喝了阿興三罐酒。) [最外賓語]

換句話說，就語言事實而論，本文將論證不能直接視「將」為「把」，進而不能直接把客語「將」字句，一概視為輕動詞結構。其次，就理論而言，從比較語法觀點探討漢語論元結構的運作原則。歷來研究都指出，漢語論元結構看似非常有彈性，如 (27)、(28)，可能發生論元種類變換 (Li 2014)，更可能是論元數目增加 (黃正德 2007; Tsai 2007)。⁸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(27) a. 我吃牛肉麵。 | [論旨] | b. 我吃大碗。 | [工具] |
| c. 我吃館子。 | [地點] | d. 我吃下午。 | [時間] |
| (28) a. 張三去年死了。 | | b. <u>張三</u> 去年死了父親。 | |
| c. 張三修了三扇窗。 | | d. 張三修了 <u>王家</u> 三扇窗。 | |

本文將提出的兩類論元引介策略：輕動詞和施用中心語 (head of applicative phrase; Pykkänen 2002; McGinnis 2005)。前者帶論元，後者引介非典論元，故而有條件的擴充論元結構，以期系統性預測漢語論元結構。⁹

(二) 客語「將」字處置式句法

首先從論元結構觀察，(26a) 的情況最為單純。「將」字賓語「桌子」是述語「擦」的典型論元，詮釋作論旨。若配合上適當的述語之後，「將」字賓語也可能是受事者、經驗者，分別如 (29a)、(29b)。一般而言，這些句子能像 (30) 一般，改寫成沒有「將」的普通句式，也允許用客家話的「把」替換，如 (31)：

⁸ (27) 同樣是以「吃」作為述語，論元卻可以是論旨、工具、地點，甚至是時間。(28) 呈現論元數目增加，即 (28b)、(28d) 底線之論元，蒙受論元 (affectee argument; Tsai 2007)。

⁹ 黃正德 (2007) 也指出外賓語和最外賓語句法行為不完全相同，如其作為主語的可能句式。外賓語能通過被動（「橘子被剝了皮。」）或中動句（「橘子剝了皮。」）；最外賓語則只有被動句一途，不允許中動句。如下例所示：

- (i) a. 張三擊出了日本隊兩次全壘打。
 b. 日本隊被張三擊出了兩次全壘打。
 c. #日本隊擊出了兩次全壘打。（# 表示語義改變，成為一般敘述句。）

據此類句法差異，兩類應視為不同結構，否則應該呈現相同的句法行為。本文希望藉由兩類論元引介策略，更系統性掌握漢語論元結構。

- (26) a. 阿明將桌子擦淨矣。(阿明把桌子擦乾淨了。)
- (29) a. 阿明將弟弟打傷矣。(阿明把弟弟打傷了。)
- b. 阿明將弟弟罵矣一下晝。(阿明把弟弟罵了一下午。)
- (30) a. 阿明擦淨桌子矣。(阿明擦乾淨桌子了。)
- b. 阿明打傷弟弟矣。(阿明打傷弟弟了。)
- c. 阿明罵矣弟弟一下晝。(阿明罵了弟弟一個下午。)
- (31) a. 阿明把桌子擦淨矣。(阿明把桌子擦乾淨了。)
- b. 阿明把弟弟打傷矣。(阿明把弟弟打傷了。)
- c. 阿明把弟弟罵矣一下晝。(阿明把弟弟罵了一下午。)

至於 (26b) 中的「將」字句，廣義的來說，「橘子」仍可視為句子的典型賓語，是複雜述語「剝皮」的外賓語，詮釋為論旨。不過有別於 (26a)，這類外賓語換用「把」字句如 (32)，卻導致句子不合法。其次，(33) 顯示外賓語若是沒有「將」標誌，就必須加上屬格標記「个」(的)才行。由此可見，明確的領屬關係，不僅是國語處置式帶上外賓語的重要條件，在客家話也成立。同時也顯示外賓語雖然不是動詞的直接賓語，卻和整個複雜述語存在密切關聯。

- (32) a. 阿明將桔子剝矣皮。(阿明把橘子剝了皮。)
- b. *阿明把桔子剝矣皮。(阿明把橘子剝了皮。)
- (33) a. *阿明剝矣桔子皮。(阿明把橘子剝了皮。)
- b. 阿明剝矣桔子个皮。(阿明剝了橘子的皮。)

從賓語選擇一環來看，例 (26c) 第三類「將」字句和前兩類呈現明顯對比，其差異在於「將」字賓語的定位，(26c) 的「阿興」一來不是動詞「喝」的直接賓語，二來「三罐酒」和「阿興」之間並沒有存在如 (26b) 中「皮」之於「橘子」必然領屬關係。因此，「將」字賓語「阿興」不能看成複雜述語「喝三罐酒」的外賓語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這類賓語必須仰賴「將」才能出現，沒有「將」或者改寫成「把」，即導致句子不合法。由於這種類不牽涉領屬關係，因此即使加上屬格標記「个」也無補於事，如 (34)、(35)。¹⁰ 這類特殊的賓語稱為最外賓語，比起內賓語與動詞相關、外賓語與述語相關，最外賓語則是涉及到整個事件 (event)。

¹⁰ 加入領屬格標記「个」之後造成句意改變，原句 (26c) 不必然有這層領屬關係。

- (34) a. 阿明將阿興飲矣三罐酒。(阿明喝了阿興三罐酒。)¹¹
 b. *阿明把阿興飲矣三罐酒。(阿明喝了阿興三罐酒。)
- (35) a. *阿明阿興飲矣三罐酒。(阿明喝了阿興三罐酒。)
 b. #阿明飲矣阿興个三罐酒。(阿明喝了阿興的三罐酒。)

此外，(26c) 的特點更充分地表現在論元結構上，此處二元述語「喝」的論元結構在「將」字短語加入前，就已經由施事者「阿明」和論旨「三瓶酒」滿足，意即「將」字賓語對本句的論元結構來說，是個非典論元。這個非典論元「阿興」詮釋為蒙受到整個喝酒事件影響的蒙受者 (affectee; Tsai 2007, 2009)，強調受到事件的整體影響。

上述賓語類型以及論元結構差異都促使 (26c) 第三類「將」字句必須和 (26a)、(26b) 的兩類處置「將」字句區分開來。第三類「將」引介了一個非典論元——蒙受者，造成論元數目增加、固有的論元結構擴充。換言之，這組「將」字句不宜視為處置結構，我們稱之為蒙受句式 (affective construal)；(26a)、(26b) 的「將」字句再細分成帶內賓語的「內處置」(inner disposal)、帶外賓語的「外處置」(outer disposal)。如此一來，借助比較語法對照國語和客語，便可明白何以客語「將」有時平行國語處置「把」，有時又分道揚鑣，原因在於客語「將」擁有處置和蒙受兩種用途。事實上，論元結構還不是唯一區分蒙受「將」字句和處置「將」字句的證據，我們會在本節陸續看到兩者不同的句法行為。

最簡易的對比如正反問句 (袁毓林 1993；陶煉 1998；Huang 1991；Ernst 1994)，處置「將」和蒙受「將」構句方式就出現明顯對比。內、外處置「將」字句直接用「將」構成正反問句，如 (36)；然而，蒙受「將」字句無法如法炮製，如 (37) 必須仰賴其他功能詞，如「係」(是)。

- (36) a. 阿明將不將桌子擦淨？(阿明把不把桌子擦乾淨？)
 b. 阿明將不將梨子削去皮？(阿明把不把梨子削皮？)
- (37) a. *阿明將不將阿興飲矣三罐酒？(阿明把不把阿興喝了三罐酒？)
 b. 阿明係不係將阿興飲矣三罐酒？(阿明是不是喝了阿興三罐酒？)

¹¹ (26c)「阿興」與「三罐酒」不必然牽涉領屬關係，但是允許存在領屬關係。此處特別是在 (26c) 於非領屬關係條件下討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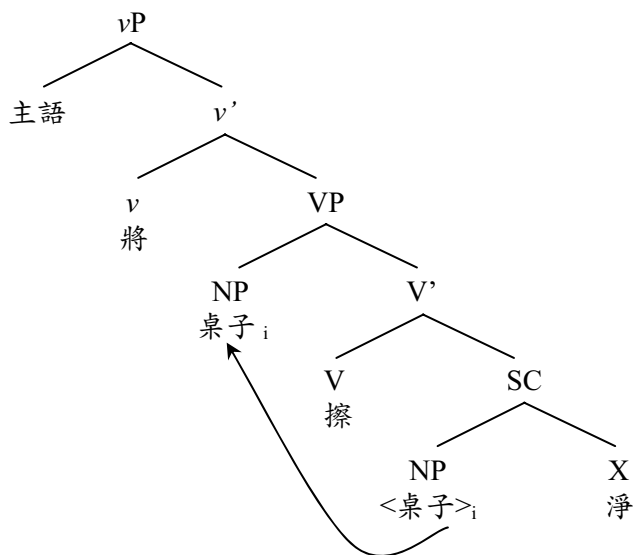
綜上所論，客語「將」字句分為兩大類，處置「將」字句和蒙受「將」字句，前者又再細分為內處置和外處置。彼此間特色有以下幾點：一、「將」字賓語層次，內處置的賓語即為主要動詞的賓語，體現在句法結構為「V—賓語」，外處置的賓語和述語相關，句法結構因此提高至「V'—賓語」，而蒙受「將」字句的賓語則和整個事件相關，屬於更高層的「VP—賓語」。二、領屬關係，只有外處置絕對要求「將」字賓語（多為受事者），和該句論旨賓語存在領屬關係。三、相應一般句（無「將」字對應句），內處置「將」字句才有不含「將」的相應一般句，外處置則需要多加入「个」（的）才行。四、論元結構，無論是內外處置「將」字句其賓語都仍可歸入論元結構架構之內，蒙受「將」字句卻引介非典論元，牽涉論元結構擴充的論元增容 (argument argumentation)。五、句法行為，以正反問句為例，蒙受「將」字句無法如同處置「將」字句一般，直接用「將」構成正反問句，需要仰賴其他功能詞。這些線索再再反映客語「將」字句還需細細分類，方能掌握上述真確語言現象。

客語「將」字句在比較語法框架下，和國語相對照，其典型處置用法、非典型蒙受用法一一浮現，各有各語法特性。下一步則要為客語「將」字句提出適切分析，採用製圖理論概念 (Rizzi 1997; Cinque 1999, 2006)，主張照顧句法語義對應性，鋪排結構藍圖，深入發掘其句法結構以及其對應語義詮釋，達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。

首先透過樹狀圖來理解內、外處置式。(38) 的內處置式相應一般句如 (30)。從輕動詞一派的論證觀點來看，(26a) 中的「將」相當於國語「把」，是顯性型式輕動詞，對比相應一般句的輕動詞為隱性型態。一顯一隱，互為反照。如此一來，就語言類型上，這類「將」可說為國語「把」字句找到了方言對照；同時在理論層次上，國語「把」和客家話「將」平行現象，雙雙驗證了輕動詞的句法位置。¹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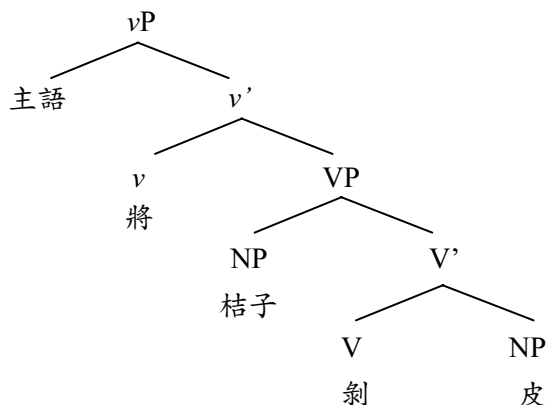
¹² 本結構用以演示蒙受「將」字句，並非無「將」對應句，尤其此句述語為述補動詞，在直陳句尚須考慮述語結構，為帶 *small clause* (SC) 為補語之動詞組，故而成為「阿明擦桌子擦淨矣／阿明擦淨桌子矣。」尚須考量述語結構構詞法和語法互動關係，而此非本文討論重心，限於篇幅不在此詳述，其中句法運作可參看例 (25)。

(38) 阿明將桌子擦淨矣。(阿明把桌子擦乾淨了。)[=(26a)]



其次是外處置「將」字句，句法結構如 (39)，「將」仍為顯性的輕動詞，和第一類內處置差別在於「將」字賓語的生成位置。第一類為動詞的直接賓語，經過提升到「將」之後；第二類的「將」字賓語則是複雜述語「剝皮」的賓語，直接出現在動詞短語的指示語位置 ([specifier, VP])，沒有提升位移，線性化 (linearization) 後成為「將」字賓語。

(39) 阿明將桔子剝矣皮。(阿明把橘子剝了皮。)[=(26b)]



繼續看到第三類「將」字句之前，試比較 (38)、(39) 內外處置式中賓語衍生過程，內處置的賓語通過移位，外處置則無。歷來討論內處置的賓語，多半指出賓語發生位置移動、狀態變化，具有空間上或是時間點的位置改變（劉月華 1983；張伯江 2000）。縱然學者各持不同論證要點，卻一致認同內賓語移位後，產生語義效應，帶有時間、空間點改變和確指性特徵。內處置的賓語移動可說受語義所驅動，展現句法—語義間的互動，透過句法移位產生語義對比；外處置賓語則是純粹句法層次問題。

黃正德 (2007) 則針對帶著不同類型賓語的「把」字句提出詳盡的分析。國語允許中間論元，如 (40) 即非作格動詞帶上中間論元，中間論元語義上可指涉間接受事者 (indirect patient)，如此處的「橘子」。句法結構如 (40b) 所示，「張三剝了皮」為二元非作格句，受事賓語「皮」為動詞「剝」的賓語，「橘子」則為「剝+皮」整個動詞短語的賓語。¹³「皮」是內賓語，而「橘子」為外賓語。

(40) a. 張三把橘子剝了皮。

b. [VP DP1 張三^{施事} [V_v 把 [VP DP2 橘子^{蒙受者} [V_v 剝了 DP3 皮^{受事}]]]]

(黃正德 2007: (26))

本文取法黃正德先生的分析，(39) 中「皮」是述語「剝」的直接賓語，位於補語位置，而「桔子」（橘子）則位於「剝+皮」動詞組指示語位置，因此語序上成為「將」字賓語。就格位和論旨角色來說，客語「將」和國語「把」同樣只給其後賓語格位 (case)，不賦予論旨角色。賓語論旨角色由動詞組或複雜動詞組決定。

最後討論第三類帶非典論元的蒙受「將」字句。為了捕捉蒙受「將」字句論元結構擴充特性，本文引進施用結構 (applicative construction; Pylkkänen 2002; McGinnis 2005)，施用結構語法功能在於引介非典論元，是語言擴充論元結構的策略之一，在英語、非洲語，甚至國語、廣東話都有類似的現象，如 (41)、(42) 各例底線標示之論元。語言之間的差別在於施用短語其中心語是具有顯性形式如非洲

¹³ 此處動詞分類是基於近年來興起的輕動詞理論，結合以往的詞義分解理論，把辭彙分類成：

一元非作格：[VP 施事 [V DO [VP 動詞]]]；

二元非作格：[VP 施事 [V DO [VP 動詞 受事]]]；

一元非賓格：[VP [V BECOME [VP 動詞 受事]]]；

二元非賓格：[VP 致事 [V CAUSE [VP [V BECOME [VP 動詞 賓語]]]]。

詳細論證請參閱黃正德 (2007)。

語、國語、廣東話 (Tsai 2007; 鄧思穎 2009)，使得非典論元採取有標 (marked) 型態出現，或是像英語呈現隱性的形式，保持非典論元無標 (unmarked) 狀態。

- (41) a. N-á-í-lyi-i-à 'm-kà k-élyá. 【非洲語 Chaga】
 焦點-3rd-單數-現在式-吃-施用 1-太太 7-食物
 (他為了他太太吃飯。)
- b. 他居然給我跑了。¹⁴ 【國語】
- c. 你居然同我走堂。(你居然給我蹺課。)
 【廣東話】
- (42) John baked Bill a cake. 【英語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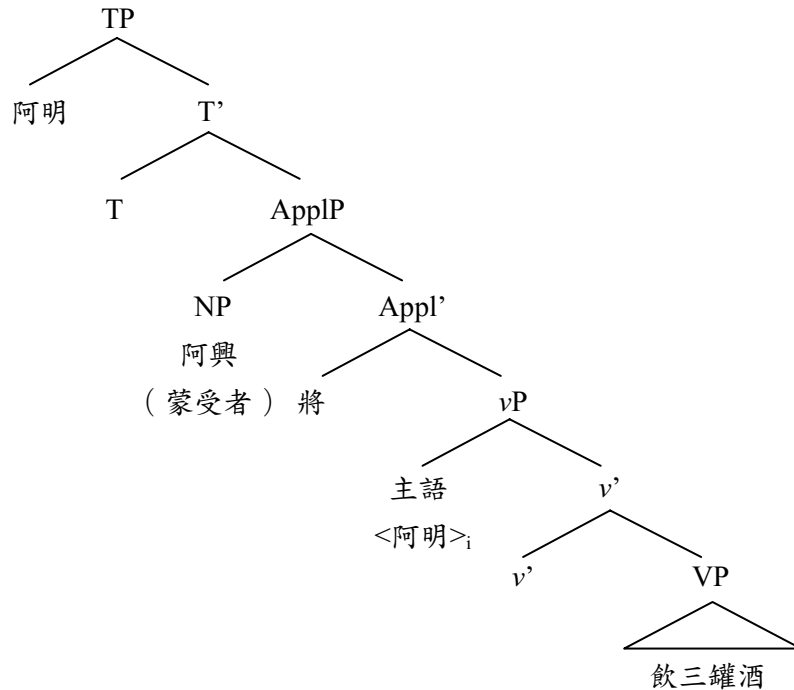
蒙受「將」字句之所以能擴充論元結構，從 (43) 便可一目了然：「將」擔任施用短語中心語，引介非典論元在其指示語位置 ([specifier, ApplP])，而此非典論元就是受到句子表達的整個事件影響的蒙受者。¹⁵ 此外，對比國語例 (40) 以處置式中的外賓語為蒙受者，本文主張處置句式的賓語 (內賓語、外賓語) 為受事者，蒙受結構所含之最外賓語才視為蒙受者。因此，這一類型的「將」字句，得到「蒙受」語義，表達的是典型施用結構中論元和整個事件的關係 (individual-event; McGinnis 2005)，有別於處置「將」字句表達的處置語義，是論元和動作之間的關係 (individual-activity)。

¹⁴ 施用結構依據事件類型和述語種類，尚有更細緻的分層，如此處述語為非作格動詞 (「他居然給我跑了。」)，屬於高階施用結構。本文著重討論的句式述語主要為二元動詞如「吃、喝」，屬於中低階，國語透過非典雙賓體現，而不能採取「給」字句，如下對比。不同層次的施用結構語法行為各異，本文在此限於篇幅無法細談，詳情可參看 Tsai (2007)、鄧思穎 (2009) 等文獻。

(i) a. 張三喝了李四三罐酒。 [蒙受]
 b. #張三給李四喝了三罐酒。 [*蒙受/允讓]

¹⁵ 蒙受「將」字句中的「將」生成在施用短語中心語，後續句法運作中會提升至更高層的功能詞層次，線性化之後反倒出現在蒙受者 ([specifier, ApplP]) 之前。

(43) 阿明將阿興飲矣三罐酒。(阿明喝了阿興三罐酒。)[=(26c)]



三類「將」字句的句法分析如 (44)，三者之間何以在論元結構和論元詮釋上有不同的表現，皆可迎刃而解，歸結於「將」的語法功能不同、所選的賓語類型也各異。¹⁶ 如此，正好和國語「把」字結構的句法研究不謀而合，「把」的語法功能和其賓語選擇扮演著關鍵角色，客語「將」亦然。三類「將」各據不同句法位階，呼應彼此語法功能：內處置「將」處在較低層的 vP ，以動詞組為補語；外處置「將」處在較高的 vP ，也以動詞組作為補語，此動詞組為帶著外賓語的複雜動詞組；蒙受「將」則位於更高施用詞組。¹⁷

¹⁶ 此處用籃狀結構 (bracket structure) 整體展示出三類「將」字句的句法組成，意在方便同時參照三類結構。(38)、(39) 用樹狀圖表示細部句法運作，僅呈現到低層 vP ，故而狀似沒有 v^0 -to- v^0 移位，實則都遵循循序移位原則 (cyclic movement; Chomsky 1977)，從低位 v^0 提升到高位 v^0 。

¹⁷ 移位乃是終極辦法 (last resort; Chomsky and Lasnik 1995[1993])，因此 (44) 中上層由「將」來完成移位，動詞即可保持原位。

(44) 客家話「將」字句

a. 內處置句式：

[_{VP} 主語 [_{v'} 將 _{i-V} [_{VP} 內賓語 _j [_{v'} <將>_i [_{VP} [_{v'} V<內賓語>_j...]]]]]]]

b. 外處置句式：

[_{VP} 主語 [_{v'} 將 _{i-V} [_{VP} 外賓語 [_{v'} <將>_i [_{VP} [_{VP} V 內賓語]]]]]]]

c. 蒙受句式：

[_{TP} 主語 [_{T'} 將 _{i-T} ... [_{AppIP} 最外賓語 [_{Appl'} <將>_i [_{VP} [_{v'} V
[_{VP} V 內賓語]]]]]]]]]

本節討論提出施用結構分析和輕動詞分析並行，不只解釋處置句式中內、外賓語和蒙受句式中最高賓語的句法行為，更希望能掌握論元結構變化。輕動詞體現述語論元結構中固有的論元，施用結構則是負責引介非典論元，使得論元結構數目擴大了。如此一來，透過功能詞分工，達到理論簡化，更清晰理解論元結構—論元詮釋、論元數和論元體現方式。

(三) 細談客語三類「將」句法差異

上節對於三類「將」的分析還有助於解釋三類「將」字句句法差異。首先，蒙受「將」在正反問句中備受限制。正反問句包含疑問曲折功能詞 (INFL⁰)，為滿足最終語音要求，通過語音介面 (PF interface)，促使動詞性成分複製 (copy)，而構成表層形式 (Huang 1991)。Law (2006) 也持相似看法，正反問句運符 (A-not-A operator)，需要加接在動詞詞組之上。施用中心語其功能在於引介非典論元，純粹語法功能詞，不具動詞性，無法符合問句運符選擇條件。相對之下，輕動詞語法功能性強於一般動詞，同時保有動詞性，方可進入正反問句作為運符加接對象，順利構句。¹⁸ 試比較國語 (45)、(46)，處置句式「把」做為輕動詞，能夠直接用於正反

¹⁸ 國語也可見相似對比如下，「在」若作為表處所的介詞 (LocP)，因仍具有動詞性，得以構成正反問句。相反地，若為表示進行貌的時貌標誌 (head of AspP)，則無法進入正反問句。此外，「給」若用作授予動詞，用於正反問句，合乎語法；若作為施用中心語使用 (Tsai 2007；蔡維天 2015)，一如本文在客語觀察，無法直接構成正反問句，都需要仰賴繫詞「是」來輔助：

(i) a. 電影票在不在桌上？ b. *張三在不在吃晚餐？ b'. 張三是不是在吃晚餐？
(ii) a. 阿 Q 給不給小 D 禮物？ b. *阿 Q 居然給不給我跑了？ b'. 阿 Q 是不是居然給我跑了？

問句。相對地，蒙受「給」字句不能直接用於正反問句，需要使用繫詞「是」或模態詞「會」。

(45) a. 張三把工作完成了。

b. 張三把不把工作完成？

b'. [IP 張三 [I' INFL_[+Q]不 [VP [V' 把_{i-V} [VP 工作_j [V' <把>_i
[VP [V' <工作>_j 完成]]]]]]]]]]

[IP 張三 [I' [把_{i-V}]-INFL_[+Q]不 [VP [V' 把_{i-V} [VP 工作_j [V' <把>_i
[VP [V' <工作>_j 完成]]]]]]]]]]

(46) a. 張三給我搞砸會議了。

b. *張三給不給我搞砸會議了？

c. 張三是不是給我搞砸會議了？

b'. [IP 張三 [I' INFL_[+Q]不...[T' 給_{i-T} ...[AppIP 我_[Appl'] <給>_i
[VP [VP 搞砸會議了]]]]]]]]

*[IP 張三 [I' [給_{i-T}]-INFL_[+Q]不...[給_{i-T} ...[AppIP 我_[Appl'] <給>_i
[VP [VP 搞砸會議了]]]]]]]]

c'. [IP 張三 [I' [是^V]-INFL_[+Q]不-[是^V]...[給_{i-T} ...[AppIP 我_[Appl'] <給>_i
[VP [VP 搞砸會議了]]]]]]]]

以上國語呈現的對比正和客語中例 (47) 現象平行，顯示輕動詞和施用中心語在正反問句的對比。有別於處置「將」為輕動詞，可以直接進入正反問句，蒙受「將」屬於施用中心語，以引介非典論元為主要語法功能，需要借助其他具備動詞性的詞彙來構築正反問句，如 (48) 的繫詞「係」（是）或者是模態詞「會」。這項對比再次驗證處置「將」和蒙受「將」分屬於兩類不同結構。

(47) a. 阿明將不將桌子擦淨？（阿明把不把桌子擦乾淨？） [處置]

b. *阿明將不將阿興飲矣三罐酒？（阿明把不把阿興喝了三罐酒？）

[蒙受]

a'. [IP 阿明 [I' [將_{i-V}]-INFL_[+Q]不 [VP [V' 將_{i-V} [VP 桌子_j [V' <將>_i
[VP [V' V<桌子>_j...]]]]]]]]]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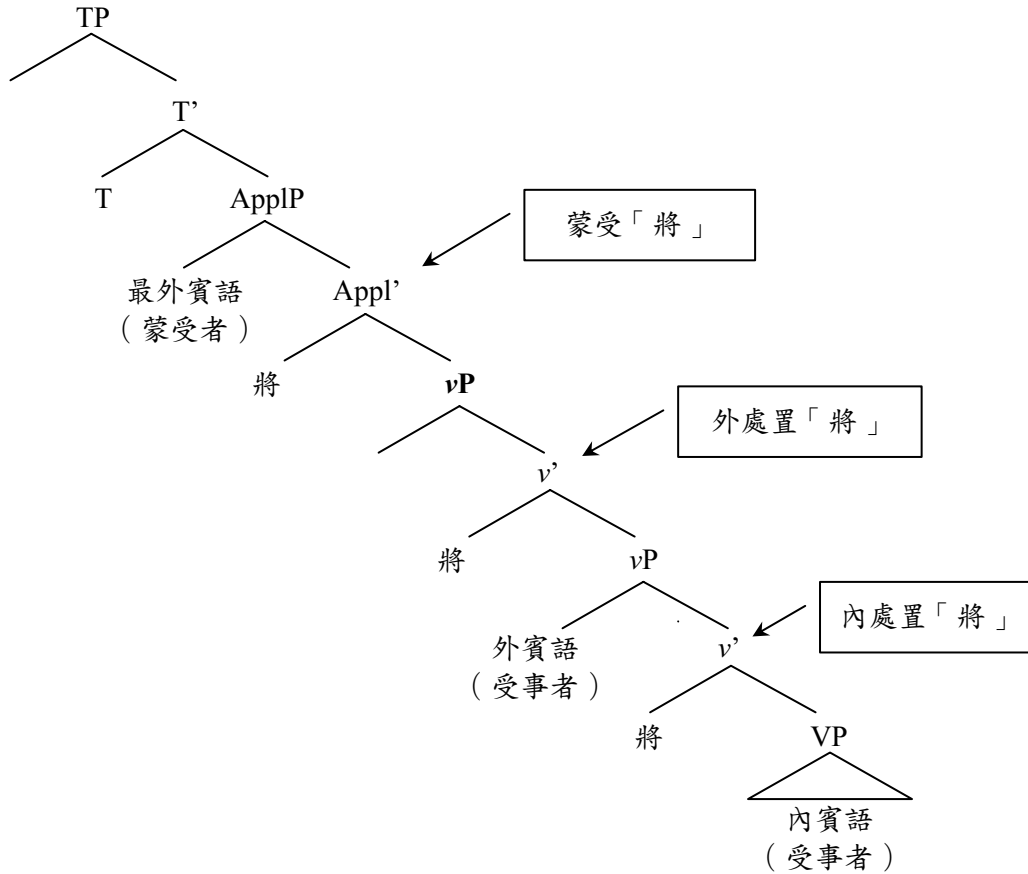
- b'. [IP 阿明 [I INFL_[+Q]不...[T 將 i-T ...[AppIP 阿興 [Appl' <將>_i
 [vP [v' v [vP V 飲三罐酒]]]]]]]]
- * [IP 阿明 [I [將 i-T]-INFL_[+Q]不...[T 將 i-T ...[AppIP 阿興
 [Appl' <將>_i [vP [v' v [vP 飲三罐酒]]]]]]]]
- (48) a. 阿明係不係將阿興飲矣三罐酒？（阿明是不是把阿興喝了三罐酒？）
 b. 阿明會不會將阿興飲矣三罐酒？（阿明會不會把阿興喝了三罐酒？）
- a'. [IP 阿明 [I [是^V]-INFL_[+Q]不-[是^V]...[T 將 i-T ...[AppIP 阿興 [Appl' <將>_i
 [vP [v' v [vP...]]]]]]]]
- b'. [IP 阿明 [I [會^{MOD}]-INFL_[+Q]不-[會^{MOD}]...[T 將 i-T ...[AppIP 阿興 [Appl' <將>_i
 [vP [v' v [vP...]]]]]]]]

上述從製圖理論觀點出發，體現「將」字句一系列現象句法和語義緊密對應關係，即製圖理論的立論基礎——把複雜的語義詮釋、語法功能，在縝密的句法結構圖上鋪展開來，呈現一目了然的句法、語義對應性。¹⁹ 於是我們為「將」字句繪製一幅地貌圖如 (49)，蒙受「將」和處置「將」語法功能和語義詮釋各異，呼應著不同的句法分布：²⁰

¹⁹ 在製圖理論中，句子結構依照其語義特徵做出詳細的層次區分，如 Rizzi (1997) 句子結構區分成三大區塊——「補詞層—曲折層—詞彙層」(complementizer layer-inflectional layer-lexical layer)。不同層次運作不同功能，上至語用言談以至於時態和詞彙語義。Cinque (1999) 更發揮到副詞分析，把副詞依照不同的語義詮釋類型，排出縝細的句法階層——普世基底假說 (the universal base hypothesis)，並且利用大量跨語言調查，證明副詞的線性語序正好符合其句法位階。

²⁰ 此處利用製圖理論展開完整「將」的句法功能全貌，能夠一目了然三類「將」彼此句法位階相對位置。對比 (44) 著重於句法生成過程演示；(49) 著重於表現彼此間的句法層次高低。其中，外處置所帶之複雜動詞組，視為輕動詞組 (Huang, Li & Li 2009)。誠如審稿專家意見所言，(44) 不易一眼看出三者層次關係。因此，這也是本文採取製圖理論的初衷，感謝審稿專家提問。

(49) 客語「將」字句地貌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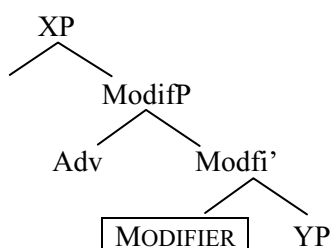


(49) 的「將」字句法位置，蒙受「將」結構高於兩類處置「將」，還能從「將」和樣貌副詞 (*manner adverb*) 的互動，獲得佐證。試比較 (50)-(52) 各例，副詞「慢慢地」插入「將」字句時，插入位置隨著「將」語法性質不同而異。對位置較低的內處置「將」或者外處置「將」而言，副詞出現在「將」之前，如 (50)、(51)。然而，當搭配蒙受「將」如 (52)，副詞反倒出現在蒙受「將」之後。

- (50) a. 阿明慢慢地將桌子擦淨矣。(阿明慢慢地把桌子擦乾淨了。)
 b. *阿明將桌子慢慢地擦淨矣。(阿明把桌子慢慢地擦乾淨了。)
- (51) a. 阿明慢慢地將桔子剝掉皮。(阿明慢慢地把橘子剝了皮。)
 b. *阿明將桔子慢慢地剝掉皮。(阿明把橘子慢慢地剝了皮。)
- (52) a. *阿明慢慢地將阿興飲掉三罐酒。(阿明慢慢地把阿興喝掉三罐酒。)
 b. 阿明將阿興慢慢地飲掉三罐酒。(阿明把阿興慢慢地喝掉三罐酒。)
- (53) 施用短語 (ApplP) > 修飾語投影 (ModifierP) > 輕動詞組 (vP)²¹
 蒙受「將」 樣貌副詞 處置「將」

副詞在此起了如地圖經緯線、界標般的作用，排列三者相對位置成 (53)，佐證了本文分析處置「將」和蒙受「將」，不僅是句法功能不同，句法層次上也高低各異，蒙受「將」所在位置高於處置「將」。近年句法理論進一步指出，副詞有其專屬句法投影 (modifier phrase; Rizzi 2004; Cinque 2006)、中心語—修飾語中心語 (modifier)，如 (54)。在此，修飾語中心語並非動詞性成分，和輕動詞句法特徵 (syntactic feature) 不同，因此輕動詞往上移動時不能移入該位置，卻又限於中心語移限制 (head movement constraint; Travis 1984)，無法直接越過。²² (50b)、(51b) 中處置「將」與副詞互動之所以不合語法，起因即是違反中心語移限制。句法運作簡示如 (55)：

(54) *Modifier Phrase* (Rizzi 2004; Cinque 2006)



²¹ > 表示在句法位階高過於。

²² 中心語移限制，定義如下：

(i) A head x may only move into the head y that properly governs x. (Travis 1984: 131)

「將」的這種雙重用法。此外，製圖理論作為另一條線索，適切解釋彼此之間句法行為對比，利用鋪排細緻的結構圖，把語義詮釋跟句法結構布置緊密結合，得出句法、語義的嚴謹對應關係。比較語法和製圖理論雙管齊下，使客語錯綜複雜的「將」字句，得到適切的語言描寫和理論分析。

表一：處置「將」字句與蒙受「將」字句比較

	內處置「將」	外處置「將」	蒙受「將」
「將」語法功能	輕動詞	輕動詞	施用中心語
賓語類型	內賓語	外賓語	最外賓語
賓語詮釋	受事者／經驗者／論旨	受事者／經驗者／論旨	蒙受者
論元結構改變	無	無	擴充
正反問句	可	可	不可 (繫詞、模態詞輔助)
副詞插入	副詞 > 將-NP *將-NP > 副詞	副詞 > 將-NP *將-NP > 副詞	*副詞 > 將-NP 將-NP > 副詞

四、「將」字句綜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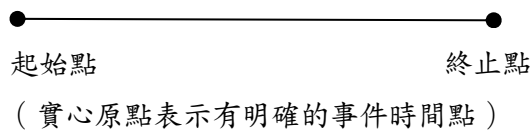
前幾節利用國語和客家話相互參照，探討客家話處置「將」字句和蒙受「將」字句語義詮釋和句法特點，並且提出「將」字句地貌圖，解釋「將」的語法功能和句法現象。這一節將從更廣泛的角度綜觀「將」字句，四之（一）節先就蒙受義 (affectedness) 來討論，提出處置「將」字句以及蒙受「將」字句表達不同層次的蒙受義，有助於審視蒙受義定義和分類。四之（二）節再次利用比較語法為線索，考察國語、臺灣四縣客家話以及臺灣閩南語處置結構之間的異同，討論語言如何體現典型論元的方式，進而如客家話「將」字句一般，引介非典論元。

(一) 處置與蒙受中的蒙受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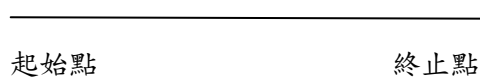
本節透過考察處置「將」字句和蒙受「將」字句的蒙受義，發現這兩類「將」字句分別代表不同層次：蒙受「將」字句的蒙受義層次較高，強調事件已然性 (realis)，處置「將」字句則不拘。這也呼應本文分析——區分兩類「將」字句之必要。

關於蒙受義的分析定義學者各自有不同的評判標準，Beavers (2006) 接受 Tenny (1992, 1994) 對於蒙受義的基本定義「受影響物件是否發生完整轉變」，進一步加入事件起始點、終止點的概念，分作三類：第一類，確實發生轉變並產生明顯可見結果狀態 (specific result)，稱作「全然性蒙受」(total affectedness)，個體在事件發生了顯而易見、階段性的轉變，並且有清楚的起始點和終止點，例如「吃蘋果」。第二類稱作「簡單蒙受」(simple affectedness)，個體確實發生轉變，也有結果狀態產生。不過有別於全然性蒙受，簡單蒙受產生的結果狀態並非直接從述語得知，例如「切蘋果」，蘋果依舊有明確改變，然而單從述語「切」只見動作、卻看不出結果狀態。第三類為「可能轉變」(potential change)，沒有清楚明確可見的結果狀態，也難以標記事件改變的起始點和終止點，如「洗蘋果」本身不易看出結果狀態，一定得加入結果補語成為「洗乾淨蘋果」，才有結果狀態呈現出來。三類蒙受類型圖解如 (57)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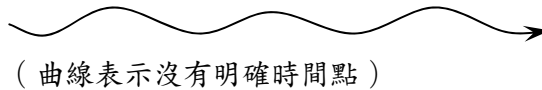
(57) a. 全然性蒙受



b. 簡單蒙受



c. 可能轉變



這種分類在西方學界頗受關注，卻無法清楚劃分客家話蒙受「將」字句和處置「將」字句。不論是處置「將」字句如「阿明將弟弟罵噉矣。」(阿明把弟弟罵哭了)，或是蒙受「將」字句如「阿明將阿興飲矣三罐酒。」(阿明將阿興喝了三罐酒)，都有明確可見的事件起始點、終止點，更有明確可見的結果狀態出現，都屬全然性蒙受。然而，客家話中兩類「將」字句的蒙受義，對語言使用者來說確實有所不同，問題是如何把其中的不同解析出來？

事實上處置結構蒙受義的定義問題，早已引起討論（王力 1954；Frei 1956；Teng 1974）。以國語「把」字句來說，「把」作為受事者標記，句義多半帶有蒙受、受害的意涵，然而「把」字句表達的蒙受義涵可以是生理上，也可能是心理上的，如 (58)。

- (58) a. 他把你想得飯都不肯吃。 b. 李四把小貓愛得要死。

學者主張「把」的蒙受義不僅是句法運作的結果，還受到語境 (discourse)、語用 (pragmatic) 因素左右，蒙受意涵的詮釋也會隨著說話者而異 (Li 2006)。如此一來，「把」字句蒙受義句法條件相對寬鬆，可以訴諸其他條件成就蒙受義，使得即使是心理動詞如 (58)，沒有外顯的結果狀態，也可以應用在「把」字句。

相較之下，客家話蒙受「將」字句則強調已然事件對於蒙受者本身帶來的影響，不允許以心理動詞為述語。(59) 的「將」字句只能得到處置的解讀，表現出第三節所討論的句法特點——可以帶上指物、無生性賓語，副詞中插在「將」短語之前，如 (60)。客語「將」字句對述語選擇明確，處置「將」才能搭配心理動詞一類的靜態動詞為述語。

- (59) a. 阿明將爾想得飯都食不落。(阿明把你想得飯都吃不下。)
 b. 阿明將這臺車惜命命。(阿明把這臺車愛如己命。)
- (60) a. 阿明唔日唔夜地將爾想得飯都食不落。
 (阿明日日夜夜把你想得飯都吃不下。)
 a'. *阿明將爾唔日唔夜地想得飯都食不落。
 b. 阿明真實地將這臺車惜命命。(阿明真的把這臺車愛如己命。)
 b'. *阿明將這臺車真實地惜命命。

此外，第二節介紹客家話處置式時，我們曾經看到「同」／「搵」和「將」同樣可以標誌受事者。²⁵ 然而，兩類處置式中受事者的被影響程度，還有正面、負面之分。蒙受細分為受惠蒙受以及受害蒙受 (beneficiary and maleficiary; McGinnis 2001; Huang 2010; Yang 2011)，端看述語所陳述之事件。如以「洗衣服」為述語，則得到受惠蒙受，而「喝酒」則為受害蒙受。「同」／「搵」的受事者可以是受惠

²⁵ 不同次方言選用不同詞彙，海陸客家選用「搵」，四縣客家則是用「同」。

影響，如 (61) 中「同」／「搵」的受事者從「洗衣服」事件中受惠，得到正面、受惠蒙受的詮釋。更如 (61c) 所見，這類受惠蒙受句式的受事者只能用「同」／「搵」，不能使用「將」。意即，處置「將」所標誌的受事者必須為受害蒙受如 (62)。

- (61) a. 阿明同阿興洗衣服。(阿明給阿興洗衣服。)
 b. 阿明搵阿興洗衣服。(阿明給阿興洗衣服。)
 c. *阿明將阿興洗衣服。(阿明給阿興洗衣服。)
- (62) a. 阿明將阿興撤職。(阿明把阿興開除了。)
 b. 阿明將杯仔打爛矣。(阿明把杯子打碎了。)

從這點來看，「同」／「搵」標誌的對象更接近典型的蒙受者，關切是整個事件對於該對象的影響，不拘正面或負面。「將」即便作為蒙受句仍舊保有作為處置式的特點，以受害負面影響為主。同樣的對比也出現在國語，試比較 (63) 和 (64)，「把」用在受到負面受害影響情況，若為正面受惠影響則需要改換成典型的蒙受標記「給」(Tsai 2007)。

- (63) a. 張三把李四開除了。 b. *張三把李四洗衣服。
 (64) a. *張三給李四開除了。 b. 張三給李四洗衣服。

整理本節討論如表二，處置「將」字句和蒙受「將」字句所表達的蒙受義不僅在語感上有差異，更見於客觀的測試。處置「將」字句的蒙受義來源包含句法和言談、語用等層面，蒙受「將」字句的蒙受義則起自於句法和語義之間互動，透過「將」句法上引介蒙受者，表達出蒙受義。如何清晰劃分處置結構和蒙受結構的蒙受義，仍需要更多驗證方式。本文在此僅做初步描述，拋磚引玉，作為日後深入研究的基礎。

表二：蒙受義比較

		處置結構蒙受義	蒙受結構蒙受義
蒙受等級 (degree of affectedness)	全然性蒙受	√	√
	簡單蒙受	√	√
	可能轉變	√	?
可能蒙受義來源	句法 語用 言談	句法	
蒙受對象	指人 指物	指人	
心理動詞述語	√	*	
受事者所受影響	負面受害影響	正面受惠影響 負面受害影響	

(二)比較語法面向：處置與蒙受

本節延續前幾節討論，本著比較語法的角度，不僅關心臺灣四縣客家話現象，也納入國語、臺灣閩南語一併討論，發掘語言的論元安排。前幾節探討了臺灣四縣客家話「將」字句一系列語言現象，「將」字句之所以語義詮釋、句法行為似有內部不一致，其原因總歸於「將」作為兩類不同的語法功能詞：一、作為輕動詞，帶上內賓語或外賓語，分別構成內處置句式以及外處置句式；二、作為施用中心語，引介非典論元——蒙受者，添入論元結構已經額滿的句子，形成蒙受結構。兩類「將」不僅語法功能不同，句法結構也各異，導致一連串不對稱現象。

就論元處理策略來看，四縣客家話現象和國語、臺灣閩南語相對照，語言各自有一套處理方式。以國語來說，前幾節已經觀察到「把」以處置用法為主，不能引介非典論元，一旦放入非典論元如 (65)、(66)，隨即導致不合語法。

- (65) a. *媽媽把張三洗衣服。 b. *媽媽把小寶寶洗澡。
 (66) a. *張三把李四喝了一打啤酒。 b. *張三把日本隊擊出一支全壘打。

然而，這並非意味國語全然無法引介非典論元，而是採用不同的策略來完成。試觀察 (67)，非典論元「張三」透過「給」引介，句子隨即可以接受了；此外，非典論元還有另外一種體現方式如 (68)，此處非典論元不需要任何標記，直接出

現在一些特殊的雙賓句式。²⁶ 換言之，國語對於論元安排方式區分得很清楚，若是典型論元一般都可以進入「把」字句，反之，非典論元則需要改用「給」或者放到特殊的雙賓句式中。

- (67) a. 媽媽給張三洗衣服。 b. 媽媽給小寶寶洗澡。
 (68) a. 張三又喝了李四一打啤酒。²⁷ b. 張三又擊出日本隊一支全壘打。

臺灣閩南語的處置標記為「共」，如 (69a) 的受事者「伊」（牠）、(69b) 的論旨「杯仔」（杯子）都是由「共」來標記（Lien 2002；曹逢甫 2002；Tsao 2005；Yang 2006）。有趣的是，閩南語也如客家話，處置用法不是「共」唯一的語法功能，「共」可以用來引介非典論元——蒙受者，如 (70a) 中「阿英」是吃豆腐事件中的蒙受者，而 (70b)「阿兄」（哥哥）則遭受了蛋糕被偷吃的負面影響，也是蒙受者，藉由「共」引介都可以進入原本論元結構額滿的句子（Yang 2011；Lee 2012）。就這點來看，臺灣閩南語的「共」和四縣客家話「將」功能相仿，可以用在處置式同時也能構成蒙受結構。

- (69) a. 伊就一隻烏雞嫩仔掠起來就共伊治落。
 (他就抓起一隻烏雞，然後把牠殺了。)
 b. 共杯仔拍破。(把杯子打破。)
 (70) a. 阿三共阿英吃豆腐。(阿三吃阿英豆腐。)
 b. 阿三共阿兄偷吃三兩塊雞卵糕。(阿三偷吃哥哥三塊蛋糕。)

²⁶ 特殊雙賓句式如 (i)，也稱作非典雙賓 (pseudo-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)。對比典型雙賓句如 (ii)，以雙及物動詞，少了一個賓語導致句子就不合語法。此外，兩類句式被動化現象也不同，典型雙賓句一般是把直接賓語 (direct object) 放到被動句主語位置，非典雙賓反倒是間接賓語 (indirect object)。更多有關典型雙賓句和非典雙賓分析請參看相關研究（陸儉明 2002；Tsai 2007，2009 等）。

- (i) a. 張三打出了韓國隊一支全壘打。 b. 張三打出了一支全壘打。
 (ii) a. 張三送給李四那瓶酒。 b. *張三送給那瓶酒。
 (iii) a. 那瓶酒被張三送給了李四。 b. *李四被張三送給了那瓶酒。
 (iv) a. *一支全壘打被張三擊出了韓國隊。 b. 韓國隊被張三擊出了一支全壘打。

²⁷ (68a)、(68b) 是否合乎語法，接受度不盡相同。據筆者調查，相較於 (68a) 一致可接受，(68b) 在十個受試者中，有兩位如評審語感，認為 (68b) 不合語法，其他八位則可接受。

閩南語除了用「共」表達處置句式，還能使用「將」如 (71)、(72)，甚至兩者可以並存如 (73)。不過對比「共」，「將」字處置句式常帶有較為正式的意涵，多半使用在書面形式 (Chappell 2000)，使用條件也較為受限 (Liu 1997)。

- (71) a. 伊共鞋子穿破去矣。(他把鞋子穿破了。)
 b. 伊將鞋子穿破去矣。(他把鞋子穿破了。)
- (72) a. 伊共飯食去矣。(他把飯吃掉了。)
 b. 伊將飯食去矣。(他把飯吃掉了。)
- (73) a. 伊將飯共食去矣。(他把飯吃掉了。)
 b. 伊將飯共伊食去矣。(他把飯吃掉了。)
- (74) a. 伊共我走去啊。(他給我跑了。)
 b. *伊將我走去啊。(他給我跑了。)

此外，當句子如 (74)，除了典型論元述語「跑」的施事者之外，還包含非典論元——蒙受者，就無法使用「將」句式，只用「共」才行。閩南語「將」有別於「共」，專屬於處置句式，位居為輕動詞中心語位置 (Lin 2010, 2012)，句法結構簡示如 (75)。

- (75) a. [_{VP} 伊 [_V 將 _{i-V} [_{VP} 飯 [_V t_i [_{VP} pro_i [_{VP} 食去矣 t_i]]]]]]]]
 b. [_{VP} 伊 [_V 將 [_{VP} 飯 [_V 共 [_{VP} pro_i [_{VP} 食去矣 t_i]]]]]]]]

由此看來，閩南語「將」反倒和國語「把」相似，而和客家話「將」兼具輕動詞和施用中心語的多重用法，形成對比。因此，與客家話「將」現象平行的並非閩南語「將」，卻是「共」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臺灣閩南語也可以採取和國語相似的策略，用特殊的雙賓句式來安置非典論元如 (76)，蒙受者可直接出現，不需要「共」標記。就比較語法線索來看，臺灣閩南語一方面和客家話相似，處置式標誌發展出更廣的語法功能，得以拓展到蒙受結構引介非典論元，一方面又和國語同樣能運用特殊雙賓這類的引介策略。

- (76) a. 阿三吃阿英豆腐。(阿三吃阿英豆腐。)
 b. 阿三偷吃阿兄三塊雞卵糕。(阿三偷吃哥哥三塊蛋糕。)

上述國語和臺灣閩南語討論讓我們不禁想問，客家話是否能接受特殊雙賓句這種引介方式呢？例 (77)、(78) 顯示客語也能應用特殊雙賓句作為引介策略。原本由「將」引介的蒙受者論元，也能不藉由「將」標誌就直接出現在特殊雙賓句中。客家話和臺灣閩南語屬於相似的類型，有使用特殊標記引介非典論元、有標引介策略，同時也有特殊雙賓句這種無標的策略：

- (77) a. 阿明將阿興食掉一大鑊飯。(阿明吃掉阿興一大鍋飯。)
 b. 阿明食掉阿興一大鑊飯。(阿明吃掉阿興一大鍋飯。)
 (78) a. 阿明將日本隊拈出一支全壘打。(阿明擊出日本隊一支全壘打。)
 b. 阿明拈出日本隊一支全壘打。(阿明擊出日本隊一支全壘打。)

有標、無標形式變換也能看出蒙受結構和處置結構的對比：不論是客家話或是閩南語，處置結構的受事者一律採取有標形式出現，如 (79a)、(80a)；一旦沒有處置標記配合如 (79b)、(80b)，隨即喪失處置意涵，不再有標誌受事者的功能。反之，蒙受者就可以有兩種形式，一則落在客語「將」字賓語、閩南語「共」字賓語位置，呈現有標形式，一則以無標形式直接出現在特殊雙賓句，有標、無標不影響蒙受語義詮釋，如 (81)、(82)：

- (79) a. 阿明將弟弟拈噉矣。(阿明把弟弟打哭了。)
 b. #阿明拈噉弟弟矣。²⁸ (阿明打哭弟弟了。/*阿明把弟弟打哭了。)
 (80) a. 阿三共杯仔拍破。(阿三把杯子打破。)
 b. #阿三拍破杯仔。(阿三打破杯子。/*阿三把杯子打破。)
 (81) a. 阿明將弟弟食矣三个糖仔。(阿明吃掉弟弟三個糖果。)
 b. 阿明食矣弟弟三个糖仔。(阿明吃掉弟弟三個糖果。)
 (82) a. 阿三共阿兄偷吃三兩塊雞卵糕。(阿三偷吃哥哥三塊蛋糕。)
 b. 阿三偷吃阿兄三塊雞卵糕。(阿三偷吃哥哥三塊蛋糕。)

²⁸ 有別於處置「將」字句，本句不再有突顯受事賓語解讀。

其中，上述蒙受結構的有標、無標句式，其蒙受義相同，端看施用中心語是否具備語音形式。若施用中心語具備語音形式，如國語「給」、客語「將」、閩南語「共」，則是我們所見的顯性蒙受結構。相對地，若無語音形式 AFF (affective; Tsai 2007)，為避免在語音介面遭到排除，因此驅動動詞移位，形成無標蒙受結構。(83a)、(83b) 以客語為例分別簡示兩種蒙受結構句法運作：

(83) 有標、無標蒙受結構

a. 阿明將阿興食掉一大鑊飯。(阿明吃掉阿興一大鍋飯。)

a'. [TP 阿明 [T 將_i-T ... [AppIP 阿興 [Appl' <將>_i [vP [v' v [VP 食掉
 一大鑊飯]]]]]]]]

b. 阿明食掉阿興一大鑊飯。(阿明吃掉阿興一大鍋飯。)

b'. [TP 阿明 [T [食掉-AFF]_j-T [AppIP 阿興 [Appl' <食掉_i-AFF>_j [vP [v' v [VP <食掉>_i
 一大鑊飯]]]]]]]]

本節比較的結果總整如表三，基於第二、三節客家話的研究基礎，再次利用比較語法為線索，國語和方言之間有標、無標對比清楚浮現：一、在處置結構中，國語、客家話和閩南語都是採用有標的方式，且誠如第二節所見，方言中構成處置式的功能詞甚至還不只一種。二、方言的多個處置標記中，還有一類發展出引介非典論元的語法功能，擔任有標的論元引介策略，即客語「將」、閩南語「共」。國語處置標記則沒有這項功能，有標引介策略訴諸另一個功能詞。三、無標的論元引介策略一致成立於國語、客家話和閩南語，三者都允許非典論元出現特殊雙賓句。²⁹ 總結來說，以比較語法探討客家話非典處置式，看出語言在安排固有論元、引介非典論元異中有同，有著跨語言間對應，同中又見異，展現出語言間的個別特色。

²⁹ 審稿專家提問國語、客語、閩南語等，皆有無標型，是否意味為原型？原型與否，不易在此立下定論。國語、客語、閩南語都具備無標句式，並不能直接斷然認定其為原型。有其他語言，只有有標形式，如非洲語。抑或只有無標形式，如英語。如評審所言，究竟有標、無標句式，可有原型能追溯？何者為原型？需要更多調查和論證，將會是本研究下一步研究課題之一。感謝審稿專家提問。

表三：處置結構與蒙受結構跨語言比較

	處置結構		蒙受結構	
	無標	有標	無標	有標
國語	*	把	特殊雙賓句	*
客家話	*	把、將、同／挖	特殊雙賓句	將、同／挖
臺灣閩南語	*	共、將	特殊雙賓句	共

五、餘論和展望

論元結構是語法研究核心議題之一，國語和方言呈現出豐富出人意表的論元分布，比較語法研究讓我們能更深入考察，發掘語言通則和特性，一方面遵守論元結構規律，另一方面又各自選取不同策略引介論元。本文探討的臺灣四縣客家話提供了絕佳的研究基石。臺灣四縣客家話「將」字句一方面具有典型處置式特色，另一方面又表現出論元增容，引介非典論元——蒙受者，表達蒙受語義，使得固有論元結構擴增。「將」字句中運用了兩類論元引介策略：輕動詞以及施用詞，兩者共同造就「將」字句兼備處置用法和蒙受用法，也使兩類「將」字句在副詞修飾範疇、正反問句等語法行為發生一系列的對比。本文最終為兩類「將」所鋪排出一幅地貌圖，不僅能適切預測「將」字句語言現象，反映語義和語法之間密切互動，同時對比方言和國語之間異同，實踐比較語法研究精神，著重語言本身的獨特性，也關心語言之間的普遍性和系統性，並重現象描述和分析解釋，確實值得多加研究關注。

（責任校對：孔令安、廖安婷）

引用書目

-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Jiaoyubu Taiwan Minnanyu changyongci cidian ,
http://twblg.dict.edu.tw/holodict_new/index.html 。
- 王 力 Wang Li , 《中國語法理論》 *Zhongguo yufa lilun* , 上海 Shanghai :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, 1954 。
- 古國順 Gu Guo-shun 等 , 《臺灣客語概論》 *Taiwan Keyu gailun* , 臺北 Taipei : 五南圖書 Wunan tushu , 2005 。
- 朱德熙 Zhu Dexi , 《語法講義》 *Yufa jiangyi* , 北京 Beijing :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 , 1982 。
- 沈家煊 Shen Jiaxuan , 〈如何處置“處置式”? ——論把字句的主觀性〉“Ruhe chuzhi ‘chuzhishi’?: lun baziju de zhuguanxing” , 《中國語文》 *Zhongguo yuwen* , 5 , 北京 Beijing : 2002 , 頁 387-399 。
- 范 曉 Fan Xiao , 〈動詞的配價和漢語的把字句〉“Dongci de peijia han Hanyu de baziju” , 《中國語文》 *Zhongguo yuwen* , 4 , 北京 Beijing : 2001 , 頁 309-319 。
- 徐正光 Xu Zheng-guang 主編 , 《臺灣客家研究概論》 *Taiwan Kejia yanjiu gailun* , 臺北 Taipei :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Xingzhengyuan Kejia weiyuanhui 、臺灣客家研究學會 Taiwan Kejia yanjiu xuehui , 2007 。
- 袁毓林 Yuan Yulin , 〈正反問句及相關的類型學參項〉“Zhengfan wenju ji xianguan de leixingxue canxiang” , 《中國語文》 *Zhongguo yuwen* , 2 , 北京 Beijing : 1993 , 頁 103-111 。
- 張伯江 Zhang Bojiang , 〈論“把”字句的句式語義〉“Lun ‘ba’ ziju de jushi yuyi” , 《語言研究》 *Yuyan yanjiu* , 1 , 武漢 Wuhan : 2000 , 頁 28-40 。
- _____ , 〈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對稱與不對稱〉“Beiziju han baziju de duicheng yu buduicheng” , 《中國語文》 *Zhongguo yuwen* , 6 , 北京 Beijing : 2001 , 頁 519-524 。
- 曹逢甫 Tsao Feng-fu , 〈臺灣閩南語的 Ka7 字句〉“Taiwan Minnanyu de Ka7 ziju” , 收入戴昭銘 Dai Zhaoming 主編 , 《漢語方言語法研究和探索——首屆國際漢語方言語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 *Hanyu fangyan yufa yanjiu han tansuo: shou jie guoji Hanyu fangyan yuf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* , 哈爾濱 Harbin :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Heilongjiang renmin chubanshe , 2002 , 頁 114-136 。
- 陶紅印 Tao Hongyin 、張伯江 Zhang Bojiang , 〈無定式把字句在近、現代漢語中的地位問題及其理論意義〉“Wudingshi baziju zai jin, xiandai Hanyu zhong de diwei

- wenti ji qi lilun yiyi”, 《中國語文》 *Zhongguo yuwen*, 5, 北京 Beijing: 2000, 頁 433-446。
- 陶 煉 Tao Lian, 〈“是不是”問句說略〉“‘Shibushi’ wenju shuolue”, 《中國語文》 *Zhongguo yuwen*, 2, 北京 Beijing: 1998, 頁 105-107。
- 陸儉明 Lu Jianming, 〈再談“吃了他三個蘋果”一類結構的性質〉“Zai tan ‘chile ta sange pingguo’ yilei jiegou de xingzhi”, 《中國語文》 *Zhongguo yuwen*, 4, 北京 Beijing: 2002, 頁 317-325。
- 黃正德 C.-T. James Huang, 〈漢語動詞的題元結構與其句法表現〉“Hanyu dongci de tiyuan jiegou yu qi jufa biao xian”, 《語言科學》 *Yuyan kexue*, 4, 徐州 Xuzhou: 2007, 頁 3-21。
- 董秀芳 Dong Xiufang, 〈述補帶賓句式中的韻律制約〉“Shubu daibin jushi zhong de yunlü zhiyue”, 《語言研究》 *Yuyan yanjiu*, 1, 武漢 Wuhan: 1998, 頁 55-62。
- 蔡維天 Wei-tien Dylan Tsai, 《從微觀到宏觀：漢語語法的生成視野》 *Cong weiguan dao hongguan: Hanyu yufa de shengcheng shiye*, 北京 Beijing: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guan, 2015。
- 劉月華 Liu Yuehua, 《實用現代漢語語法》 *Shiyong xiandai Hanyu yufa*, 北京 Beijing: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chubanshe, 1983。
- 鄧思穎 Tang Sze-wing, 〈作格化和漢語被動句〉“Zuogehua han Hanyu beidongju”, 《中國語文》 *Zhongguo yuwen*, 4, 北京 Beijing: 2004, 頁 291-301。
- _____, 〈漢語被動句句法分析的重新思考〉“Hanyu beidongju jufa fenxi de chongxin sikao”, 《當代語言學》 *Dangdai yuyanxue*, 4, 北京 Beijing: 2008, 頁 308-319。
- _____, 〈簡論普通話與粵語的蒙受句〉“Jianlun Putonghua yu Yueyu de mengshouju”, 收入甘于恩 Gan Yu'en 主編, 《南方語言學(第一輯)》 *Nanfang yuyanxue 1*, 廣州 Guangzhou: 暨南大學出版社 Jinan daxue chubanshe, 2009, 頁 110-115。
- 鍾榮富 Chung Raung-fu, 《福爾摩沙的烙印：臺灣客家話導論》 *Fuermosha de laoyin: Taiwan Kejiahua daolun*, 臺北 Taipei: 行政院建設委員會 Xingzhengyuan jianshe weiyuanhui, 2001。
- Beavers, John Travis. “Argument/Oblique Altern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Lexical Meaning,” Ph.D. Dissertation, Stanford, CA: Stanford University, 2006.
- Chao Yuen Ren. *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*. Oakland, CA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68.

- Chappell, Hilary. "Dialect Grammar in Two Early Modern Southern Min Texts: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ative *kî* 乞, Comitative *câng* 共 and Diminutive-*guà* 仔,"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, 28.2, 2000, pp. 247-302.
- Chomsky, Noam. *Essays on Form and Interpretation*. New York: Elsevier, 1977.
- Chomsky, Noam and Howard Lasnik. "The Theory of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," in Joachim Jacobs, Arnim von Stechow, Wolfgang Sternefeld, and Theo Vennemann (eds.), *Syntax: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*, vol. 1. Berlin: Walter de Gruyter, 1993, pp. 506-569. [Reprinted in Chomsky, Noam. *The Minimalist Program*. Cambridge, MA: MIT Press, 1995, pp. 13-127]. doi: 10.7551/mitpress/9780262527347.003.0001
- Cinque, Guglielmo. *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: A Cross-Linguistic Perspective*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9.
- _____. *Restructuring and Functional Heads: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*, vol. 4. New York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6.
- Ernst, Thomas. "Conditions on Chinese A-not-A Questions," *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*, 3.3, 1994, pp. 241-264. doi: 10.1007/BF01733065
- Frei, Henri. "The Erg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: Theory of Pekinese *PA*₃ 把," *Gengo Kenkyu*, 31, 1956, pp. 22-50.
- Goodall, Grant. "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L-marking with Chinese *ba*," in Bernadette Plunket and Joyce McDonough (eds.), *Proceedings of NELS 17*. Cambridge, MA: MIT Press, 1986, pp. 232-242.
- Gu Yang. "The Syntax of Resultative and Causative Compounds in Chinese," Ph.D. Dissertation, Ithaca, NY: Cornell University, 1992.
- Huang, C.-T. James. "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," Ph.D. Dissertation, Cambridge, MA: MIT, 1982.
- _____. "Modularity and Chinese A-not-A Questions," in C. Georgopoulos and R. Ishihara (eds.), *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Language: Essays in Honor of S.-Y. Kuroda*. Dordrecht: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, 1991, pp. 305-332. doi: 10.1007/978-94-011-3818-5_16
- _____. "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," *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*, 3, 1997, pp. 45-89.
- Huang, C.-T. James, Y.-H. Audrey Li and Li Yafei. *The Syntax of Chinese*. New York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9. doi: 10.1017/CBO9781139166935

- Huang Han-chun and Yeh Jui-chuan. "Division of Labor of Hakka *bun* and *lau* in the Beneficiary Role," in *Proceedings of the 62nd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*. Kyoto: Dōshisha Daigaku, 2012, pp. 130-134.
- Huang Yu-shan. "A Generalized-Ditransitive Analysis for *Gei* in Mandarin Chinese," MA Thesis, Hsinchu: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, 2010.
- Koopman, H. *The Syntax of Verbs: From Verb Movement Rules in the Kru Languages to Universal Grammar*. Dordrecht: Foris Publication, 1984.
- Lai Huei-ling. "On Hakka BUN: A Case of Polygrammaticalization,"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, 2.2, 2001, pp. 137-153.
- _____. "Hakka LAU Constructions: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,"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, 4.2, 2003a, pp. 353-378.
- _____. "The Semantic Extension of Hakka LAU,"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, 4.3, 2003b, pp. 533-561.
- _____. "The Syntactic Grounding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Hakka BUN and LAU," *Concentric: Studies in Linguistics*, 30.1, 2004, pp. 87-105.
- Law, Paul. "Adverbs in A-not-A Ques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," *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*, 15.2, 2006, pp. 97-136. doi: 10.1007/s10831-005-4916-5
- Lee Hui-chi. "Applicatives in Taiwan Southern Min: Benefactives and Malefactives," *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*, 21.4, 2012, pp. 367-386. doi: 10.1007/s10831-012-9094-7
- Li, Charles N. and Sandra A. Thompson. *Mandarin Chinese: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*. Oakland, CA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81.
- Li, Yen-hui Audrey. *Order and Constituency in Mandarin Chinese*. Dordrecht: Kluwer, 1990.
- _____. "Chinese *ba*," in Martin Everaert and Henk van Riemsdijk (eds.), *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*, vol. 1. Malden, MA: Blackwell, 2006, pp. 374-468.
- _____. "Thematic Hierarchy and Derivational Economy,"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, 15.3, 2014, pp. 295-339. doi: 10.1177/1606822X14520660
- Lien Chinfa. "Grammatical Function Words 乞, 度, 共, 甲, 將 and 力 in *Li⁴ Jing⁴ Ji⁴* 荔鏡記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Min," in Ho Dah-an (ed.), *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: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, Linguistic Section*. Taipei: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, Academia Sinica, 2002, pp. 179-216.

- Lin Huei-ling. "The Disposal Marker *ka* in Taiwan Southern Min," in Jane S. Tsay (ed.), *Boundary Crossing: New Visions of Instruction and Research*. Taipei: The Crane Publishing Company, 2010, pp. 19-44.
- _____. "A Non-Uniform Analysis of *Ka*⁷ Constructions in Taiwan Southern Min,"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, 13.4, 2012, pp. 743-766.
- Lin, Tzong-hong Jonah. "Light Verb Syntax and the Theory of Phrase Structure," Ph.D. Dissertation, Irvine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2001.
- Lin Ying-chin. "Remarques sur 'ㄞPun' 與 'ㄞLau' (/ㄞThung' 同) dans les Dialectes Hakka," *C.L.A.O.*, 19.1, 1990, pp. 61-89. doi: 10.3406/clao.1990.1311
- Liu Feng-hsi. "An Aspectual Analysis of *BA*," *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*, 6.1, 1997, pp. 51-99. doi: 10.1023/A:1008287920948
- McGinnis, Martha. "Variation in the Phase Structure of Applicatives," *Linguistic Variation Yearbook*, 1.1, 2001, pp. 105-146.
- _____. "On Markedness Asymmetries in Person and Number," *Language*, 81.3, 2005, pp. 699-718. doi: 10.1353/lan.2005.0141
- Pykkänen, Liina. "Introducing Arguments," Ph.D. Dissertation, Cambridge, MA: MIT, 2002.
- Rizzi, Luigi. "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," in L. Haegeman (ed.), *Elements of Grammar*. Dordrecht: Kluwer, 1997, pp. 281-337. doi: 10.1007/978-94-011-5420-8_7
- _____. "Locality and Left Periphery," in A. Belletti (ed.), *Structures and Beyond: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*, vol. 3. New York/London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4, pp. 223-251.
- Sag, I. A. and C. Pollard. "An Integrated Theory of Complement Control," *Language*, 67.1, 1991, pp. 63-113. doi: 10.2307/415539
- Sybesma, R. "Causatives and Accomplishments: The Case of Chinese *ba*," Ph.D. Dissertation, Leiden: Leiden University, 1992.
- _____. *The Mandarin VP*. Dordrecht: Kluwer, 1999.
- Teng Shou-hsin. "Double Nominatives in Chinese," *Language*, 50.3, 1974, pp. 455-473. doi: 10.2307/412218
- Tenny, C. L. "The Aspectual Interface Hypothesis," in I. A. Sag and A. Szabolcsi (eds.), *Lexical Matters*. Stanford, CA: CSLI Publications, 1992, pp. 1-27.
- _____. *Aspectual Roles and the Syntax-Semantics Interface*. Dordrecht: Kluwer, 1994.
- Travis, Lisa. "Parameters and Effects of Word Order Variation," Ph.D. Dissertation, Cambridge, MA: MIT, 1984.

- Tsai, Wei-tien Dylan. "On Middle Applicatives," Paper presented at the 6th GLOW in Asia, 27-29 December 2007, Hong Kong: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.
- _____. "High Applicatives are not High Enough: A Cartographic Solution," Paper presented at FOSS-6, 10-11 January 2009, Taipei: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.
- Tsao Feng-fu. "On *ka* in Taiwanese Min and Object Fronting," *Chinese Linguistics*, 1, 2005, pp. 21-30.
- Tsao Feng-fu and Chang Ying-ju. "Relexification in Disposal Constructions: An Investigation into Southern Min, Hakka, and Mandarin Chinese," Paper presented at the 4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-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, 16-18 October 2010, Lund, Sweden: Lund University.
- Yang, Barry Chung-yu. "Syntactic Structure of *Ka*-Construction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," *USTWPL*, 2, 2006, pp. 141-171.
- Yang Chun-jung. "Mapping Applicatives in Taiwan Southern Min: A View from Cartography," MA Thesis, Hsinchu: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, 2011.

**On Argument Structures and Introducing Strategies:
A Case Study of Noncanonical Disposal *jiong* in
Sixian Hakka**

Jui-yi Zoey Chung

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
Xiamen University
yi0918@gmail.com

ABSTRACT

This paper presents a syntactic account for the disposal-affective *jiong* 將 constructions in Sixian Hakka, investigating two types of argument-introducing strategies and a topography of the *v*P periphery under the cartographic approach (Rizzi 1997; Cinque 1999). Our aim is to offer a topography of Sixian Hakka *jiong* to empirically capture the interpret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disposal-affective alternation. Theoretically, two argument-licensors are involved, namely the light verb (*v*⁰; Huang 1997; Lin 2001) and the head of an Applicative phrase (Appl⁰; Pylkkänen 2002; McGinnis 2005). The argument introduced in *jiong*-construal illustrates a close mapping between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and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. The dual status of *jiong*, *v*⁰ and Appl⁰, provides a testing ground to explore the argument-licensing strategies in a language presenting flexibility in argument structure.

Key words: argument structure, noncanonical disposal, applicative, cartographic approach, comparative syntax

(收稿日期：2015. 10. 7；修正稿日期：2016. 7. 5；通過刊登日期：2016. 12. 15)